

(美)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 著

Nathaniel Philbrick



海洋深处

「埃塞克斯号」
捕鲸船罹难记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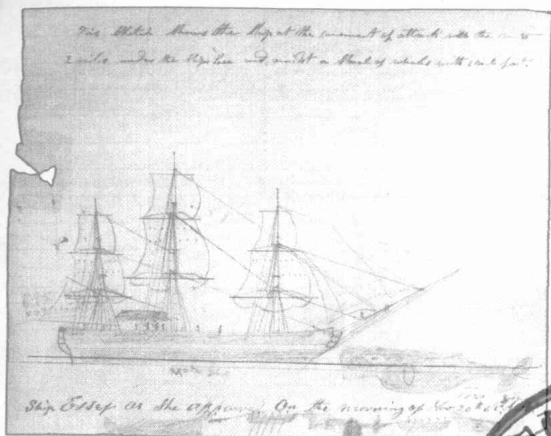
THE TRAGEDY OF THE WHALESHIP ESSEX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海洋深处

「埃塞克斯号」
捕鲸船罹难记



(美)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 著
Nathaniel Philbrick
刘静 译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THE TRAGEDY OF THE WHALESHIP ESSEX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37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深处:“埃塞克斯号”捕鲸船罹难记/(美)菲尔布里克
(Philbrick, N.)著;刘静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301-26008-1

I. ①海… II. ①菲…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222号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The Tragedy of the Whaleship Essex

by Nathaniel Philbrick

Copyright © Nathaniel Philbrick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海洋深处——“埃塞克斯号”捕鲸船罹难记
著作责任者 (美)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 著 刘 静 译
责任编辑 柯 恒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008-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http://www.yandayuanzhao.com>
电子信箱 yandayuanzhao@163.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毫米×1230毫米 A5 11.5印张 206千字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前 言

1821年2月23日

宛如一只庞大的食肉猛兽，一艘捕鲸船缓慢地沿着南美洲西海岸而上，在这片“海洋油库”之中蜿蜒前行。1821年的太平洋在人们眼中就是一座“油库”，因为这里生存着大量富产鲸油的哺乳动物——抹香鲸。

抹香鲸是现存最大的齿鲸，捕杀抹香鲸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六个水手要离开大船，乘小船接近猎物，用鱼叉、长矛将其猎杀。稍有不慎，这种 60 吨重的庞然大物只要摆动一下尾巴，就能粉碎那艘小船，将那六个水手甩入冰冷的海水之中，甚至是几英里之外的大洋深处。

捕猎成功之后，另一个巨大的工程就是从鲸鱼身体中提炼出鲸油，首先要取出鲸脂，将其粉碎，然后再高温加热，直至其融化为鲸油，这样才能为家家户户提供照明燃料，为工业时代的机器提供润滑剂。所有这一切工作都在无垠的太平洋上完成，这就意味着 19 世纪早期的捕鲸人不仅是海上的猎人和工厂里的工人，同时也是探索家，在这片比地球上陆地总面积还要广阔的未知世界里不断开拓。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全球鲸油买卖的中心就在距离新英格兰南海岸 24 英里的楠塔基特岛。楠塔基特岛上的捕鲸人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悖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贵格会教

友,坚定地奉行和平主义,至少对人类是这样的。他们将古板的自制精神与一种几乎神圣的使命感结合起来,赫尔曼·梅尔维尔称之为“怀有复仇心的贵格会信徒”。

这艘行驶在智利海岸的捕鲸船正是来自楠塔基特岛,名叫“多芬号”,她的这次航行最后持续了三年,而此时才刚刚过去几个月。1821年2月的这个早晨,瞭望员发现海面上的异常——一艘在大海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弱小的船只在海浪上颠簸。“多芬号”船长是37岁的基姆利·柯芬,他举起望远镜,非常好奇地观察着这艘小船。

他很快就发现,那是一艘捕鲸小船,艄艕同形,大约25英尺长,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捕鲸小船。船的两侧大约有半英尺高。两个桅杆是临时搭建的,将原本靠桨驱动的船改为一只粗糙的纵帆船。被晒得发白的船帆因为海水而变得干硬,显然小船已经靠船帆行驶了好几英里。柯芬没有看见舵手。他转身对自己的舵手下命令:“上风满舵!”

在柯芬警觉的关注下,舵手将捕鲸船驶近了那艘被遗弃的小船。尽管只是擦身而过,然而船员们那短短的几秒钟所看到的场景,足以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一生都无法忘却的记忆。

最先看到的就是尸骸——人的尸骸——横坐板和舱底铺板上到处都是,整座小船就像是凶猛的食人兽的洞穴。之后,他们又看见两个人,蜷缩在船的两头,皮肤上大片溃烂,眼球凸出,胡茬上都是盐粒和血痂。他们正在吸食死去同伴骨头里的骨髓。

看到救援人员,这两个幸存者并没有显出宽慰的笑容,反而面露惧色,他们因为饥饿和缺水,已经有些精神恍惚,说不出话来了。俩人疑心重重地死死抓住那些已经裂开,满是牙印的白骨,不肯放手,就像两只被困在陷阱里快被饿死的狗。

后来,这两个幸存者终于放弃了骨头,接受了递过来的食物和水。吃饱喝足之后,其中一个幸存者才有力气讲述他们的经历。这段经历包含了一个捕鲸人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的噩梦——漂泊在海中央,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最糟糕的是,要捕杀的鲸鱼异常凶猛,而船员之间还不断尔虞我诈。

尽管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但是“埃塞克斯号”捕鲸船被一头凶猛的抹香鲸击沉的事件,绝对属于19世纪最著名的海难之一。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在学校里读到过这段历史。也正是这个故事打动了梅尔维尔,催生了他那部传世之作——《白鲸记》。

《白鲸记》是以沉船为结尾的,但是在“埃塞克斯号”海难的真实历史当中,沉船只是故事的开始而已。因为沉船仿佛为一场可怕的试验揭开了帷幕,目的是要看看人类为了战胜无情的大海,到底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捕鲸船被鲸鱼袭击之后,有20个船员逃了出来,但是仅有八个人生还。被“多芬号”救上来的那两个人已经在太平洋上漂泊了近4500海里,而著名船长威廉·布莱在“邦蒂号”船员叛变之后被迫独自乘小船航行了不到4000海里,同样著名的欧内斯

特·沙克尔顿爵士前往南乔治亚岛的航程还不到这两个人的六分之一。

在近 180 年的时间里,人们对这场灾难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当时的大副欧文·蔡斯所著的《“埃塞克斯号”捕鲸船沉没记》,全书共 128 页。坊间流传的还有另外几个幸存者提供的一些片段式的叙述,但是都不如蔡斯的作品全面和权威。在一位撰稿人的帮助下,蔡斯的回忆录在他得救仅仅九个月之后就出版了。1960 年前后,人们在纽约州彭延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一本老旧的笔记本。直到 20 年后的 1980 年,楠塔基特岛捕鲸史专家爱德华·斯塔克波尔才得到了这本笔记本,并很快发现,其作者就是“埃塞克斯号”上的服务生托马斯·尼克森。尼克森晚年的时候在楠塔基特岛经营一家旅店,当时一个名叫莱昂·路易斯的作家很可能在住店期间力劝尼克森将这场灾难的经过记录下来。1876 年,尼克森将自己的手稿,也就是这本笔记本,寄给了路易斯。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路易斯从来没有打算出版这部手稿,而是将其转送给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在去世之前一直保留着这份手稿。最终,楠塔基特岛历史协会在 1984 年将尼克森的手稿以专刊的形式限量出版。

就文采来说,尼克森的叙述无法与蔡斯仔细润色过的版本相媲美。手稿的语言有些冗长,一看就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就是这个外行,亲眼目睹了“埃塞克斯号”被鲸鱼袭击的全过程。当时,14 岁的尼克森是船员当中年纪最小的,从他的叙述当中,能够读出一个即将成年的男孩子内心的躁

动不安,以及身为一个孤儿(他不到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对家的渴望。尼克森动笔记录这段经历的时候已经71岁,但是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如昨。他的叙述大多数都是与其他幸存者交谈的内容。在对后续事件的记录上,蔡斯功不可没,但这是他的故事版本首次遭到船舱服务生的挑战。在“埃塞克斯号”沉没180年之后,世人仍然能从尼克森的叙述中感受那段历史。

我的父亲托马斯·菲尔布里克是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写过几本关于美国海洋题材的小说。小时候,我和哥哥睡觉之前,父亲就经常给我们讲鲸鱼袭击船只的故事。我已故的叔叔查尔斯·菲尔布里克在1958年获得了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奖,他曾为“埃塞克斯号”写了一首五百行的诗——《痛苦的过去》——并在他死后于1976年发表。该诗感情强烈,描述了一段“我们忘记了需要去了解的一段过去”。巧合的是,10年之后的1986年,我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搬到了“埃塞克斯号”的母港——楠塔基特岛。

很快我就发现,不只有欧文·蔡斯、赫尔曼·梅尔维尔、托马斯·尼克森以及查理叔叔写过关于“埃塞克斯号”的作品。记录者中还包括楠塔基特岛上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斯塔克波尔,他于1993年去世,那一年我刚刚开始研究这段历史。还有托马斯·霍夫曼,此君著有《被鲸鱼碾碎——欧文·蔡斯和“埃塞克斯号”》(1981),这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作品就在尼克森的手稿被发现前夕写成。最后还应

提及亨利·卡莱尔那本震撼人心的小说《现实中的约拿》(1984),该书以船长乔治·帕兰德的口吻讲述了“埃塞克斯号”沉没事件。

读过这些作品之后,我想弄明白的问题反而更多了。为什么那头鲸鱼会如此凶猛?饥饿和缺水是否影响了船员的判断能力?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阅读了大量那个时期捕鲸人所做的记录,查阅了关于同类相食、海洋生存学、饥饿心理学和生理学、航海学、大洋地理学、抹香鲸生活习性,以及船只构造方面的知识,从而帮助我更好地了解船员当时在广阔无情的太平洋上的遭遇。

在我看来,梅尔维尔不仅仅是利用“埃塞克斯号”事件作为结尾,写成了最优秀的美国小说之一——《白鲸记》。整部小说中所表达的阶级问题、人种问题、争权夺势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都是从“埃塞克斯号”事件中获得的灵感。同时,梅尔维尔还从现实事件中受到启发,为小说中的“皮廓德号”航行找到一个出发地的原型:一个曾经举世瞩目的小岛。1821年的楠塔基特岛拥有先进的技术、一种不懈进取的开拓精神,以及一种虔诚的使命感,这就是后来美国的缩影。从来没有人想到,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小岛就跟“埃塞克斯号”一样,因为与鲸鱼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没落。

目录 | Contents

前 言	1821 年 2 月 23 日	1
第 1 章	楠塔基特岛	1
第 2 章	翻船事故	31
第 3 章	初次血刃	48
第 4 章	烧成灰烬	65
第 5 章	致命一击	81
第 6 章	逃生计划	97
第 7 章	漂泊海上	110
第 8 章	归 心	130
第 9 章	天赐之岛	143
第 10 章	本能的呼唤	160
第 11 章	生死之签	174
第 12 章	鹰爪之下	189
第 13 章	踏上归途	202
第 14 章	海难之后	221
后 记	累累白骨	248
注 释		258
参考书目		314
致 谢		325

第1章

楠塔基特岛

“那是我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托马斯·尼克森后来在回忆的时候如是说道。他口中的这个“时刻”，就是他第一次登上“埃塞克斯号”捕鲸船的那一刻。那一年，他十四岁，鼻子阔挺，面容清秀，一副朝气蓬勃的样子。跟所有在楠塔基特岛长大的男孩子一样，尼克森从小就被教导要对“船”心存敬畏。尽管被卸下了船帆索具，停在码头边上的“埃塞克斯号”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对尼克森来说，这是一艘“机遇之船”。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尼克森终于可以出海了。

七月的烈日炙烤着满是油污的老旧甲板，船上温度飙升，仿佛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尽管如此，尼克森还是跑上跑下，从正在搭建的砖砌鲸油提炼炉到深邃黑暗的空船舱，恨不得把船上每个缝隙都查看一遍。甲板和船舱之间是由橡木和松木隔断的小隔间，吱吱呀呀仿佛会叫唤一样，里面散发着油污味、血腥味、烟沫味、饭馊味、盐渍味、霉味、焦油味和烟味。“她确实有点黑，有点丑，”尼克森写道，“可就算拿天堂来跟我换，我也不会换的。”

1819年7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上活跃着一只由70多艘捕鲸船组成的船队，“埃塞克斯号”就是其中的一艘。当

时国际市场上的鲸油价格持续上涨,而其他行业却日渐萧条,楠塔基特岛借此蒸蒸日上,眼看着就要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城镇之一。

楠塔基特岛大约有七千人口,房屋集中盖在一个低缓的山坡上,山顶上是风车和教堂塔楼。有人说,此处与景致优美、发展良好的塞勒姆港有些相像,这对于一个位于科德角以南、大西洋深处 20 多英里处的岛屿来说,是个莫大的赞赏。山上的民居飘渺宁静,而山脚的海滨却暗流涌动。以低矮狭长的仓库和制绳工棚为起点,四个实体填充的码头绵延而出,深入海港 100 多码。码头上和港湾里停靠着 15 至 20 艘捕鲸船,还有十几艘小船,主要是单桅帆船和纵帆船,用来运送进出岛屿的货物。每个码头上不仅分布着错综复杂的船锚、鲸油提炼锅、帆桅杆和油桶,同时还挤满了水手、装卸工以及技工。双轮的带篷马车穿梭其间。

对托马斯·尼克森来说,这种场面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海滨码头就是楠塔基特岛上孩子们儿时的游乐场。他们在港湾里摆弄那些破旧的捕鲸船,在大船的桅杆上爬上爬下。在岛外人的眼中,这些孩子显然都是些“稚气未脱、个性鲜明的青少年,习惯于将自己看作是天生的水手……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像猴子一样爬上绳梯,然后优哉游哉地仰面躺在桁端上。”“埃塞克斯号”也许仅仅是尼克森人生中的第一艘船,但此次远行却是他之前一直苦苦期盼而细心准备的一次航行。

尼克森此次并不是单独出海。他的朋友巴西莱·雷、欧

文·柯芬以及查尔斯·拉姆斯德尔也一同前往。欧文·柯芬是“埃塞克斯号”新任船长的表弟,也许正是靠他的关系,他这三个朋友才能随船出海。四人年龄相差不大,都在15至18岁之间。尼克森是这几个孩子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埃塞克斯号”是一艘老船,船身87英尺长,238吨重,属于小型船只。但是在楠塔基特岛,这艘船一直被公认为一艘“幸运之船”。在过去的15年里,“埃塞克斯号”在历任船长的带领下表现非常出色。她基本上是每两年返航一次,每次都是满载鲸油,让船主赚个钵满盆满。前任船长丹尼尔·拉塞尔在四次航海中都大获成功,因而被提拔为“奥罗拉号”大船的船长。大副乔治·帕兰德接任“埃塞克斯号”的船长,舵手之一欧文·蔡斯晋升为大副。另外,有三名船员被提拔为舵手。尼克森认为,“埃塞克斯号”不仅是一艘幸运之船,同时也是一艘如意之船,“总的说来,就是一艘特别棒的船。”

与当时所有沿海小镇的居民一样,楠塔基特岛民也特别迷信,因此有个好名声对“埃塞克斯号”非常重要。然而,那年七月初,当“埃塞克斯号”正在整修装备,准备出航的时候,夜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于是,码头上的人们开始议论纷纷。

楠塔基特岛民喜欢在屋顶上活动,几乎每家每户的屋顶板都被刷成红色或者呈天然的灰色,屋顶有块儿被称为“过道”的平台。设置“过道”的最初意图是为了在烟囱着火

的时候能够用桶提沙子来灭火,但后来这里也成了岛民用望远镜观察海面,寻找归航船只踪迹的绝佳地点。夜里,楠塔基特岛民常常用望远镜观察天象。而在1819年的那个七月,岛民们纷纷将自己的望远镜对准了西北天空。奥贝德·梅斯是个商人,他详细地记录了岛上发生的他所认为的“最神奇的事情”。从位于普莱森特大街的房子屋顶上,梅斯观察到夜空中发生的这一切。“那颗彗星每个晴朗的夜晚都会出现,从它巨长的彗星尾来判断,这是一颗非常大的彗星。”他在记录中这样写道,“它朝着与太阳相反的方向垂直向上伸展,接着向东掷去,几乎直逼北极星。”

从远古时代起,彗星的出现就被视为是某种不寻常之事发生的前兆。楠塔基特岛民没有自己的报纸,最常看的就是《新贝德福德导报》,这份报纸当时对此事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确实,异常的天象往往都预示着某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但是梅斯拒绝接受这样的猜测,他说:“我们把这种现象背后的哲学推理留给有科学精神的人们去探究,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使是最博学的人,对彗星的相关知识也是知之甚少。”

码头上以及船运事务所里也充斥着各种猜测,而议论的不仅仅是那颗彗星。整个春夏季节,不时有人声称在新英格兰海岸看到一种奇怪的动物——形似海蛇,瞪着一双马眼般深邃黢黑的眼睛,身長足有50英尺,像一串儿油桶一样漂浮在海面上。《新贝德福德导报》称之为“一种可怕的海洋动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所有水手的脑中都会闪过这样一

个念头：这趟去合恩角的航行到底会不会一切顺利呢？而对于托马斯·尼克森这样毫无经验的年轻船员来说，心里就更是忐忑了。

楠塔基特岛民的迷信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生命就掌握在大海那可怕、无情又反复无常的性情之中。水下的暗礁群不停变换，让人捉摸不透，离港口不远处就有一个有名的“楠塔基特障碍区”，因此就连进出岛屿这种短途的航行有时候都会非常凶险，甚至是灾难重重。尤其到了冬天，海上风暴猛烈，几乎每周都有沉船事故发生。岛上随处都能见到无名的坟头，里面埋着的都是被大浪冲刷到岸边的无名尸体。在岛上土著的语言当中，“楠塔基特”的意思是“遥远的土地”，“万帕诺亚格”就是不断被大海吞噬的一个土堆，这里所有的岛民，即使从来没有出过海，也深知大海的残酷与无情。

从1659年起，楠塔基特岛上逐渐开始出现英国移民。这些移民知道靠海为生实在太危险，所以打算在这片水草丰美，又没有狼群出没的新月形土地上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然而，随着牲畜数目增长以及农田面积增大，岛上风沙渐起，再这样下去就会变成一片荒漠。无奈之下，楠塔基特岛民只能再次将目光转向了大海。

每年秋天，数百头露脊鲸就会出现在楠塔基特岛南部海域，并一直停留至来年早春时候。露脊鲸又叫易捕鲸，因为它们游动的速度缓慢，极容易被捕杀。每到这个时候，体型庞大的露脊鲸就像陆地上吃草的牛群一样游走在楠塔基

特岛海域,嘴巴一直微微张开,用浓密的鲸须滤掉海水表面丰富的营养物质。在此之前,科德角和长岛东部的英国移民捕猎露脊鲸已经几十年了,但是楠塔基特岛上却从来没有人敢驾船追捕这种鲸。他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露脊鲸被冲刷到万帕诺亚格的岸边。

大约在1690年,一群楠塔基特岛民站在山头,眺望大海,看着几头鲸在那儿嬉戏玩耍。其中一个人朝着那个方向点点头,很肯定地说:“那儿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原,我们的子孙后代就靠它吃饭了。”为了实现这个预言,一个名叫伊卡博德的科德角人跨过楠塔基特湾,被请到了楠塔基特岛,向岛民言传身教如何捕鲸。

楠塔基特岛上最初的捕鲸船只有20英尺长,一般会从岛屿南海岸出航。通常每只捕鲸船上会有四个万帕诺亚格土著做桨手,一个楠塔基特岛上的白人做舵手。一旦猎杀到一头鲸,他们就会把尸体拖回岸上,然后取出鲸脂,炼成鲸油。到了18世纪初期,楠塔基特岛上的英国移民已经确立了一套债务奴役体系,从而使万帕诺亚格土著成为他们的劳工。在18世纪20年代以前,岛上土著人口数量一直都多于白人的数量,如果没有这些土著,楠塔基特岛永远都不会发展为一个繁荣的捕鲸港口。

1712年,一位名叫赫西的船长驾着一艘小型船只在楠塔基特岛南部浅海区捕杀露脊鲸,不料一场猛烈的北风将他的船带入了数英里之外的深海区。然而,在那里,他却意外发现了一种自己从未见过的鲸。与露脊鲸喷出的垂直水柱

不同,这种鲸喷出的水柱弯曲向前。尽管当时风高浪急,赫西还是成功猎杀到一头这样的鲸,当时的场面仿佛圣经中的描述那般神奇,流出的鲜血和鲸油似乎一下子平息了海上的风浪。赫西很快就认出,这是一头抹香鲸,就在几年前,曾经有这样一头抹香鲸被冲刷到西南海岸。抹香鲸的鲸脂提炼出的鲸油远比露脊鲸的要好得多,作为照明用油脂,能提供更亮、更清洁燃烧的光。不仅如此,其巨大的块状头部中富含一种更优质的鲸油,名叫鲸蜡(spermaceti),可直接舀入桶中。鲸蜡是一种白色物质,形似精液,这也就是抹香鲸(Sperm Whale)名字的由来。与露脊鲸相比,抹香鲸虽然行动更迅速、更凶猛,但其价值也更大。由于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楠塔基特岛民就全心全意地捕杀抹香鲸,很快他们就超过了大陆和长岛附近的捕鲸人。

到1760年,楠塔基特岛民已经基本上杀光了周围海域的抹香鲸。不过这也无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换上了大型捕鲸船,并在船上配备了(砖砌)鲸油提炼炉,在海面上就能提炼鲸油。如此一来,捕鲸船不必经常将大量的鲸脂运回海岸,因此就能航行得更远。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夕,楠塔基特岛的捕鲸船已经远航至北极圈附近、非洲西海岸、南美洲东海岸,向南远至福克兰群岛。

1775年,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在国会发表演讲时,将楠塔基特岛民称为一种“新的美国人”——一种“先进的民族”,其在捕鲸业的成功已经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楠塔基特岛与美国大陆的距离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距离相当,因